

旧日的保加利亚人



卡拉维洛夫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旧日的保加利亚人

〔保〕卡拉维洛夫著

黛云 海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Любен Каравелов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本书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4 年俄译本转译

旧日的保加利亚人

〔保〕卡拉维洛夫著

黛云海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17,800

1984 年 6 月新 1 版 198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0,200 册

(据原上海新文艺版修订、重印)

书号: 10188·451 定价: (六) 1.10 元

出版说明

柳宾·卡拉维洛夫是十九世纪保加利亚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在一八三七年生于外省的小城科普里夫什蒂察。他的父亲是一个商人，希望儿子继承他的事业，可是卡拉维洛夫不愿经商，他在少年时代就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后来他离开家乡到普罗夫迪夫一所希腊学校读书，曾利用在国内旅行的机会，了解在土耳其统治下的人民的贫困生活，并且收集了许多民间文学作品。这些对他以后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

一八五七年，卡拉维洛夫到俄国进莫斯科大学语言系求学。他受到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影响。这时他开始在刊物上发表作品，并且出版了文集《保加利亚部族的苦难的书中的篇页》。一八六七年，他受到沙俄政府的迫害，离开莫斯科到贝尔格莱德。当时他已经是著名的作家、批评家和政论家，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引起塞尔维亚政府的不满，以后他搬到奥地利居住，继续发表文章。一八六八年，出版了小说《命运有罪吗》。在这部作品中，他宣传了他的社会政治见解，支持妇女在社会上有平等的权利。

塞尔维亚政府以卡拉维洛夫有暗杀塞尔维亚大公的嫌疑，将他逮捕。他被监禁七个月后宣告无罪释放。一八六九年，他到了罗马尼亚，参加保加利亚革命流亡者的行列，先后主编过《自由报》和《独立报》，被选为保加利亚中央革命委员会主席。

但是，一八七三年保加利亚杰出的革命领导人列夫斯基被土耳其当局绞死以后，卡拉维洛夫却对革命失去了信心，他辞去领导职务，脱离政治活动。他在一八七五年创办《知识》杂志，内容仅局限于介绍科普知识，完全不涉及政治。

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俄土战争开始，卡拉维洛夫加入俄国军队担任翻译，以后他在鲁舒克住下，打算恢复政治活动，但因病没有能够实现。一八七九年二月三日，他因肺结核病去世。

卡拉维洛夫的作品以反映民族解放斗争的题材为数最多，显示了保加利亚人民英勇高贵的品质，有些小说也揭露了上层人物的卖国行径和寄生生活。作者对遭受苦难的保加利亚人民无限同情，同时也对压迫者充满仇恨。他的创作活动对以后的保加利亚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本书所收的四篇小说都是作者有名的作品。中篇小说《旧日的保加利亚人》，作者先用俄文写成，收入《保加利亚部族的苦难的书中的篇页》，后来作者自己把它译成保加利亚文，并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在一八七二年的《自由报》上刊出。短篇小说《受难者》和《宠儿》最初分别刊载在

一八七〇年的《自由报》上和一八七五年的《知识》杂志上。《宠儿》和作者其他两篇作品《不平常的爱国者》和《进步主义者》合起来总称为《保加利亚生活中的三幅图画》。中篇小说《有钱的穷人》在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三年间先后发表在《自由报》和《独立报》上。

这个从俄译本转译的中译本于一九五五年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除《宠儿》一篇为海岑翻译外，其余三篇均为黛云翻译。海岑同志曾拟将全书校订一遍后再版，但这一工作开始后不久，他即患重病，不幸去世。此次我们根据原译本重排，仅对文中个别文字和注解作了一些改动。原译本中的作者介绍和《后记》则没有收进。

编 者

目 次

旧日的保加利亚人.....	1
受难者.....	120
宠儿.....	195
有钱的穷人.....	277

旧日的保加利亚人

——纪念米拉琪诺夫兄弟和那·盖罗夫^①

一 哈吉^②·耿巧

哈吉·耿巧是保加利亚人，这样的保加利亚人可不多，就是在英国这样的人也找不着。哈吉·耿巧是个极可敬的、出类拔萃的人，又有学问，又聪明：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答得上，因为他既会动脑筋，又热心。从各方面看来，他没有白长眼睛和耳朵，面包也不是白吃的！这样的人在保加利亚人中间是足赤的金子。保加利亚人的见识真有限。所有的事情他们全照爷爷奶奶传下来的那种意思来理会。可是哈吉·耿巧不这样：他把自己的知识扩大了，假使他妈数到了三，那他就能数到三十。

你去问别的保加利亚人随便什么事，他总按照从他妈那儿听来的那么回答；可是哈吉·耿巧就说的很详细，象印出来似的，譬如说：你去问他，“哈吉老爷，魔鬼住在哪儿呀？”——“在地狱里，”他就会郑重其事地回答你；他详详细细地讲着一切，一点儿也不比主教手下的传道的差，就好

象在照着书念一样，魔鬼怎么在那儿住着，怎么吃，怎么睡觉，洗脸等等。

哈吉·耿巧每天都上教堂去。逢着礼拜天和大节日他就坐在潘迦尔旁边的宝座上卖蜡烛，平常在唱诗班唱诗，因为科普里夫什蒂察唯一的歌者尼基塔·华普济尔卡平常干染坊的活儿。这儿得交代一下，保加利亚的教堂里，尽管信奉希腊正教，祷告的人却不是站着，而是坐在所谓宝座上，这种宝座就是搁着垫子的长凳，象圈手椅那样安着把手，座位可以放倒。这些宝座总是卖给、预订给或者转卖给教区里有钱的信徒，没钱的或者不想坐的就站着，卖蜡烛的地方叫潘迦尔。保加利亚教堂的情形就是这样。至于它内部的组织，整个神职班光是由一些神甫组成的，没有二品三品的辅祭司铎。可是科普里夫什蒂察每一个教堂都有十个神甫。只有神甫有权管自己叫做保加利亚人民的牧人。

就这样，哈吉·耿巧在唱诗班唱诗。这个哈吉·耿巧唱的多妙呵！嘿，简直就妙得出奇！“主啊，我向你祈祷，”他这么又甜又柔和地领着班念，祷告的人不由自主地把眼睛朝上翻，张着嘴，对上帝怀着敬畏地听。

“假如哈吉·耿巧不是象希腊人那样稍微带点儿难听

① 米拉琪诺夫兄弟：指德密特里（1810—1861）和康斯坦丁（1830—1861），是著名的保加利亚民间文学的搜集者，参加了民族解放运动，两人都病死土耳其狱中。那伊斯·盖罗夫（1823—1900），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及教育家，六卷的《保加利亚语字典》的作者。——俄译者注

② 哈吉或哈吉雅：土耳其语，朝圣者，指曾朝拜麦加的穆斯林或朝拜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俄译者注

的鼻音，那么就是聋子也要来听他了，”到过俄国的费耳巧老爹说。

“俄国也找不着这样的唱诗的，”哈吉·斯拉夫巧回答。

这样，哈吉·耿巧的名声越来越大了。

《日课祈祷书》，《赞美诗》，《使徒行传》，甚至《常年瞻礼单》他都背得出。只要神甫一弄迷糊了，这是常有的事，哈吉·耿巧就马上纠正他。“请宁容许……”叶耳巧神甫念道。“请您容许，”哈吉·耿巧叫。“会了叫犹太人巩固，”神甫说。“为了叫犹太人恐惧，”哈吉·耿巧从潘迦尔那边叫。神甫是克利苏尔人……所有这些书哈吉·耿巧都是从基辅弄来的；他非常不喜欢莫斯科印的书，老是说：

“莫斯科的书一点也不顶事，红字书^①简直坏透了……既然基辅的《赞美诗》也是拿莫斯科那种纸印的，那就呈给主教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除了旧斯拉夫文^②的经文以外，哈吉·耿巧还读罗马尼亚文，还懂得点儿俄文，懂点希腊文。一句话，他不单是在科普里夫什蒂察，并且在斯特列尔巧，克拉斯塔佛村，在鞑靼一帕札尔吉克，在普罗夫迪夫的马拉沙，都被认做最聪明、最有学问的人。

假使卡箕^③到科普里夫什蒂察来，要求从本地的居民里头给他派个有见识的人去商量尸体的事儿或是别的，有

① 红字书：因为一部分经文是用红颜色印的，故名。——俄译者注

② 南部和东部斯拉夫人的祈祷书里所用的文字。

③ 卡箕：土耳其语，法官。——俄译者注

头脑而又有经验的科普里夫什蒂察人一定派哈吉·耿巧上他那儿去。于是哈吉·耿巧就到卡箕那儿去，跟他谈，谈了很久，谈得很漂亮，所以卡箕往往咬咬嘴唇说：“这个哈吉·耿巧真是有个学问的人！”于是再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找不着字眼儿了。

哈吉·耿巧在科普里夫什蒂察当教师，那儿上上下下没有人不知道他。就是去问瞎子彼依巧吧，他住在教堂附近，逢着礼拜六跟礼拜天收人家的布施，平常日子在小酒铺里把这份布施喝掉，嗯，他弹古琴^①唱马尔柯·克拉列维奇^②跟九条蛇的故事，弹唱得这么好听，——他也这么说：

“往那边去；你瞧，就在那儿，格尔治克桥后头有所刷白的房子，挺大的屋檐和玻璃窗。在那儿你就能找着他！……可你干吗要找哈吉·耿巧呀？”他象个爱打听的人那样又加上一句。

“为了请他写封信给我的司坦娜。”

“呵，他能写，……他写的真好，”彼依巧说完又躲到小酒铺里去。

早上哈吉·耿巧一起床就马上到教堂去，望完弥撒，哪儿也不耽搁，从教堂一直回家。只有礼拜六跟礼拜天稍微耽搁一会儿，因为礼拜六他总是收追荐圣事后的蜜饭，礼拜天就上什么人家去串门子，尝点儿热白酒，喝喝咖啡。

① 古琴：一种古代的弦乐器，放在膝上，双手用指弹奏。

② 马尔柯·克拉列维奇：南部斯拉夫人的史诗中的英雄，大力士，反抗土耳其人的战士，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保卫者。——俄译者注

科普里夫什蒂察的老人，按基督徒的老规矩，礼拜六望完弥撒出来，总是坐在教堂前边屋檐下的长凳上，等着圣事后的款待。他们坐下来从怀里或是打腰里拿出绣着白星星的手巾，手巾的两头掖在腰里，还有两头捏在手上。老婆子和孩子们从教堂里拿出祝圣过的蜜饭——小麦饭和着蜜、核桃泥、葡萄干、炸玉米或者面粉和糖——拿着教士的匙子，把这个蜜饭分给老头儿和神甫们来追荐亲人的亡灵。教堂的另一面，教士的小子跟其他的孩子们象小兵一样排队也等着蜜饭，拿着了就一下子塞进嘴去，甚至来不及说两句仪式所需要的祝愿：“上帝呵！请你饶恕亡灵吧！”老婆子给每个老头和孩子一匙子，可是给哈吉·耿巧总是两匙，因为他给他们写追荐祭文。呵，你知道这些追荐祭文他写的可有多好呵！嗯，就跟印的一样，——带着重音符跟轻音符，外加省略号；即便常把神词乱念一气的盖奥尔吉神甫，念起来也从没有念混过，也没把“迦那”念做“迦达”。

从教堂回到家，哈吉·耿巧就在煤上烤一块牛肉，给自己斟上一杯红酒，拿着盐碟坐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修理五脏殿”。可是在开始吃以前，他先切下一块牛肉来喂他心爱的肥公猫，肥得简直象只小猪。公猫的尾巴在圣哈尔拉母比节那天给切下来了，那截给主人拿纸包好保存着的尾巴就可以证明，纸上面写道：“一八四一年圣哈尔拉母比节我切下我公猫的尾巴；并给公猫取名为布杜克。我，哈吉·耿巧，叨主恩为科普里夫什蒂察的教师。”哈吉·耿巧很爱他的公猫；这只猫由一连串的历史事实可以证明，是

唯一曾经获得哈吉·耿巧的喜爱，把它当做自己的朋友看待的东西。可是这儿发生了一个哲学问题：既然哈吉·耿巧爱他的公猫，干吗他切下它的尾巴呢？难道他不知道这个手术总是挺疼挺难受吗？关键在于哈吉·耿巧不想知道这个，因为他喜欢一切不平常的怪事儿，所以他并不注意他的公猫受不受苦，而是非常冷静地切下了它的尾巴。

不过哈吉·耿巧并不是老跟公猫分牛肉吃；他有时候喂它吃肺，过节的时候喂它吃肝，肝是从卖肉的那儿白拿来的，他在教堂里教卖肉的儿子曩巧念书和记账。哈吉·耿巧从来不让老婆和孩子跟他一起进餐；他们分开吃的，吃点黑面包和干羊酪，这种东西在管它叫干酪以前早就把那点脂肪和所有营养成份全都去光了。

哈吉·耿巧吃罢了，就带着顶针、针、小钩和旧灯笼裤上课去了。哈吉·耿巧的旧灯笼裤跟别的科普里夫什蒂察人的灯笼裤全不一样，因为科普里夫什蒂察人都穿蓝的和黑的，可是哈吉·耿巧穿得略微花哨些；这条裤子还是他老婆年轻时候拿红的、白的、蓝的、黑的羊毛亲手织成的。应该交代一句，这条裤子还是在俄国人来^①以前做好的，他拿它改改缝缝现在是第十二趟了。

“不能抄着手等现成，不结果的藤只好当柴烧，”哈吉·耿巧想，一边教育保加利亚青年，一边改缝他那裤子。可是，在跟您说明哈吉·耿巧的旧灯笼裤的来历以前，先得告诉

① 显然是指一八二八至一八二九年的俄土战争。——俄译者注

您这样的裤子他还有两条。一条新的叫“西装裤”，还有一条是呢子的。呢子的哈吉·耿巧只在复活节、圣诞节、主显节、双亲土曜日^①才穿。这条灯笼裤是咖啡色的，是财主维尔柯送给他的。现在我来告诉您那条旧灯笼裤的故事。

这条裤子有的地方旧些，有的地方新些，新的地方原先是各式各样的小口袋，有的搁手绢，有的搁刀子，还有的搁球等等。

您大概要奇怪地问，这么个又虔敬又聪明的男人要球来干什么？难道这个哲学家辛季普还玩球吗？关键在于他是玩的，并且还有惊人的本领：他拿球叫那些不听话的孩子守规矩，教他们明白事理。要是有个孩子一淘气，哈吉·耿巧也就跟着淘气；他把球扔出去，扔到孩子身上，冲他叫道：“把球拿来！”孩子就拿来球，回到位子去的时候眼睛里包着一汪眼泪，净吹着手。

哈吉·耿巧为人真是厚道极了。婚丧喜庆他从不放过一回，有时候还亲自给死人念赞美诗，就是洗礼呀，汤饼筵呀，正月八^②呀他也从不放过。

科普里夫什蒂察人有谁摆酒，或是谁家请客，哈吉·耿巧总是不请自到，没有他事情就干不了。俄国人跟土耳其人打仗的时候，他跟俄国人一起在瓦拉几亚^③，他在那儿买

① 东正教中悼念祖先的节日。

② 旧历一月八日称为“婆子节”，用民族仪式来庆祝接生婆的节日。
——俄译者注

③ 瓦拉几亚：现罗马尼亚境内南喀尔巴阡山脉同多瑙河之间的广大地区。

了两个布拉雪夫出产的洋铁大扁壶，后来给带到科普里夫什蒂察来了。现在谁要是用水壶的话，总是打发人上哈吉·耿巧那儿去借。

“哈吉老爹，”孩子跟他说，“爸爸派我来叫你给我们一个大的黄水壶。”

“你们敢是没有水壶吧？”哈吉·耿巧问。

“有……怎么会没有水壶呢？……可是我们的小。”

“你们要大水壶干吗？”

“我们要……爸爸要请伙伴跟朋友，所以要多带点儿酒去呀。”

“你爸爸在哪儿请客呀？”

“在沙尔乔佛磨坊那儿，花园的亭子里。”

“地方挺好的……好，又凉快又幽静……，哎，跟我说，你爸爸没再叫你跟我带话吗？”

“没啦。”

“他没有跟你说：‘去跟哈吉老爹说，请他也赏光，来吃点儿，喝两盅。’”

“没有，他没说过这个。”

“唔，既然这样，你就去好好问问他，你敢是忘了……跑得快点儿。还跟你爸爸说别忘了拿点儿蜜来。‘哈吉老爹吃饭以前喜欢喝点儿蜜水。’就这么说吧。”

孩子第二回奉了差遣又来找哈吉·耿巧，这趟准能得着水壶了。哈吉·耿巧亲自把它拿出来，递给孩子，先抓一把他的耳朵或是头发，扯了一会儿，为了叫他别忘了爸爸说

的话，他爸特地派他来办这么桩重要事儿，叫他问哈吉老爹借一个水壶，并且请去吃晚饭，还为了这个孩子对哈吉这么怠慢，上个礼拜在教堂里淘气，拿顶帽子打彼宁的孩子的头。

哈吉·耿巧简直是神仙转世。您要是去跟他说自己做了个什么梦呀，告诉他您的手发痒呀，左眼不知是右眼扯的慌呀，或是眼皮子跳呀，或是过年时打喷嚏呀等等，他马上就会给您解释侵袭到人类的无理性的生活中来的这些重要的超自然现象的意思。有一趟娜伊达·吉兹琪娜上他那儿去说：

“哈吉叔叔，我梦见一条狗咬了我。”

“黑的还是白的？”哈吉·耿巧问。

“黑的跟松焦油一个样。”

“不好，”哈吉·耿巧翻起眼睛答道。“你要给儿子娶媳妇儿，可是娶进来的是个忤逆的儿媳妇。”

事实上，过了一个月娜伊达·吉兹琪娜给儿子娶媳妇了，她的儿媳妇果然就象梦里预兆过的那样……

此外，哈吉·耿巧还知道，哪几天是白虎当道，哪几天是黄道吉日；有一趟他告诉路耳巧·克拉德林，叫他大伏天别买羊，路耳巧不听哈吉·耿巧的话，羊全都得了鼻疽死光了。

哈吉·耿巧喜欢藏冷水，特别是阿尔那乌吉茨井里的，但不是当饮料，他喝克拉斯塔佛村的酒，就是为了家里有这东西，还为了叫学生也别闲坐着。

他派学生上阿尔那乌吉茨去打水，总是先把他打一顿，好让他别把那两个黄釉彩的罐子砸了。

“要打得趁罐子没砸的时候打，”哈吉·耿巧说。“要是砸了，不管你打不打，反正罐子不会是整的了。”

不过，我得交代一下，哈吉·耿巧这么光谈哲理——嗯，就跟当初的那斯烈勤·霍查一个样，可是事实上要是罐子为了什么缘故真的给砸了，那个孩子又要挨一顿好打。

可是，不管怎么样，所有的科普里夫什蒂察人都喜欢哈吉·耿巧，都说他为人公道。在这些热爱公道的科普里夫什蒂察人里头，有一个非常器重哈吉·耿巧，带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在约旦河里洗澡，因此耿巧·守奇得了哈吉这个光荣的称号。在俄国，人家不大明白这个称号，好象把它叫成了“汉查”。

必须指出来，哈吉·耿巧从来不说：“我是哈吉，”总是说：“我是朝圣的。”哈吉·耿巧挺恼叶尔巧神甫，叱骂他，因为在哈吉·耿巧家里净水的时候，他差不多总是说：

“为耿巧的健康。”

“朝圣的耿巧！”哈吉·耿巧叫。

“朝圣的耿巧！”叶尔巧神甫也说了一遍。“还有朝圣的耿巧太太。”

“卓娜——不是朝圣的，”哈吉·耿巧一边划十字一边反驳道。“早该赶你出教了……主教就要来了，我给你瞧……你就会知道我哈吉·耿巧。”

“原谅我，哈吉……我多喝了点儿，”叶尔巧神甫说，摇